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二十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南光普

說郛卷二十上

巖下放言　葉夢得

元　陶宗儀　撰

字釋

古語多不同或各從其方言亦有造字之初未備假借用之後有正字遂别出如若字訓順未有順字時但言若後有順字故但言順不言若無死二義而後人必妄分别爾雅訓釋最為近古世言周公作妄矣其間多是

類詩中語而取毛氏説為正余意此但漢人所作爾

揚雄好奇

揚雄能識字親作訓纂不復見而方言尚存亦不為無意矣然太玄書用其字竒險多前此所無其有據邪抑雄自為之也有據當有所見自為之則正字之外别為一字乃與其以太玄凖易同一法門雄言司馬子長好奇不知已乃好奇之甚者而弗悟也

卒語之辭

楚辭言些沈存中謂梵語薩縛阿三合之音此非是不知梵語何緣得通荆楚之間此正方言各係其山川風氣所然安可以義攷大抵古文多有卒語之辭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繩繩兮以兮為終老子文亦多然毋也天只不諒人只以只為終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遠條且以且為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以而為終既曰歸止曷又懷止以止為終無不皆然風俗所習齊不可移之宋鄭不可移之許

後世文體既變不復論其終為楚辭者類仍用些語已悞更欲窮其義失之逺矣

斛石之辨

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為石不知起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為石非量名也以之取民賦禄如二千石之類以穀百二十斤為斛猶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係穀數從其取之醇醨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醨者

多至於十五六斗若以𣫞百二十斤為斛酒從其權名則當為酒十五六斗從其量名則斛當𣫞百八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酒言石者未嘗有定數也至於麨言斛石麨亦未必正為麥百二十斤而麥之實又有大小虛實然沿襲至今莫知為非及弓弩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硾以斤為别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實何常之有以姸為醜以醜為姸以美為惡以惡為美惟其所稱此亦學道者之一警也

晉古冢碑法

華人發古冢得碑皆有刻字曰晉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大學博士陳留郡雍丘縣都鄉周闓字道舒妻活晉潯陽太守鷹揚男諱璠字永時皆鐫成文同此周闓之妻栢逸之女墓也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璠者蓋闓之父故獨稱諱但不知妻名活何義字畫極分明無訛其中無他物惟得銅銚一三足蠵柄面濶四寸餘深半之製作不甚工野人來求售余適得之云上有一石臺高

二尺許有花文先爲漢南人取去升平四年至今紹興十六年正七百八十七年自有道觀之殆朝暮爾今吾復居於此未知後七百八十七年來者復誰亦可以一笑也

論種竹

山中有竹數千竿皆余累年手植初但得數十竿耳一旦觀之既久不覺成林無一處不森茂可喜嘗自戲善種竹無如余者頃過吳江以語王份秀才份云竹殊易

種但得肥地盡去瓦礫荆棘深根頻以水沃取糞壤使壅培無不可活不必擇時然取美觀則可如欲為用不如瘦瘠地磽确非人力所營或崖谷間自生者其質堅實而肉厚斷之如金石以為椽常竹十歲一易者此倍之吾居前後多竹椽既歸一一驗之無不如其言乃知余三十年種竹初未嘗得真竹微份余不聞君子哉若人

與僧論合

常上人來吾聞如來會中阿那律多無目而見難陀龍無耳而聽𣈆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無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此自根塵中來為復在根塵外若言根塵中來彼自無有誰為受者若言在外我既無內云誰為外常子大笑若能解此則老氏言視之不見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猶是落第二義人生十二時要須常體會此一段事勿令冷地有人看見

冥報

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内甚急宋昇以押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實韓溶二人最用事宫室梁柱闌檻𥦗牖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内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實暴疾死而還魂具言冥官初追正以灰骨事有數百人訟於庭冥官問狀實言此非我蓋韓溶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實曰果然君當還然宋押運亦不免既而冥官所握文字風動其紙尾略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二子

尚幼連死其妻哭之哭又三日亦死已而溶亦死昇時已為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徑日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是時范德孺卒才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榜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内事也家人必有兆會相符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於李實亦然甚哉禍福可不畏乎余素不樂言鬼神幽怪特書此一事示兒孫以為當官無所忌憚者之戒

殺降

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不侯蓋自不能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隂德大其門閭而責報於天如符契然因果報應之說何必待釋氏而後知也世傳歐希範五臓圖此慶歷間杜杞待制磔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甞為攝官乘元昊叛西方有㸕時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其黨蒙趕嘯聚數千人聲揺湖南朝廷遣楊畋討之不得乃以杞代

杞入境即為招降之說與之通好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遂從之與翰挾其酋領數十人偕至杞大為燕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座上翌日盡磔于市且使皆剖腹刳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問而成圖云

巴家富詩

李黨學卿大女適巴長卿巴氏貧甚李亦安之嘗戲作詩云誰道巴家窘巴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燕麥紛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添驟富新月掛銀鈎

白紙詩

士人郭暉因寄妻問誤封一白紙去細君得之乃寄一絶云碧紗窓下啓緘封尺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別恨憶人全在不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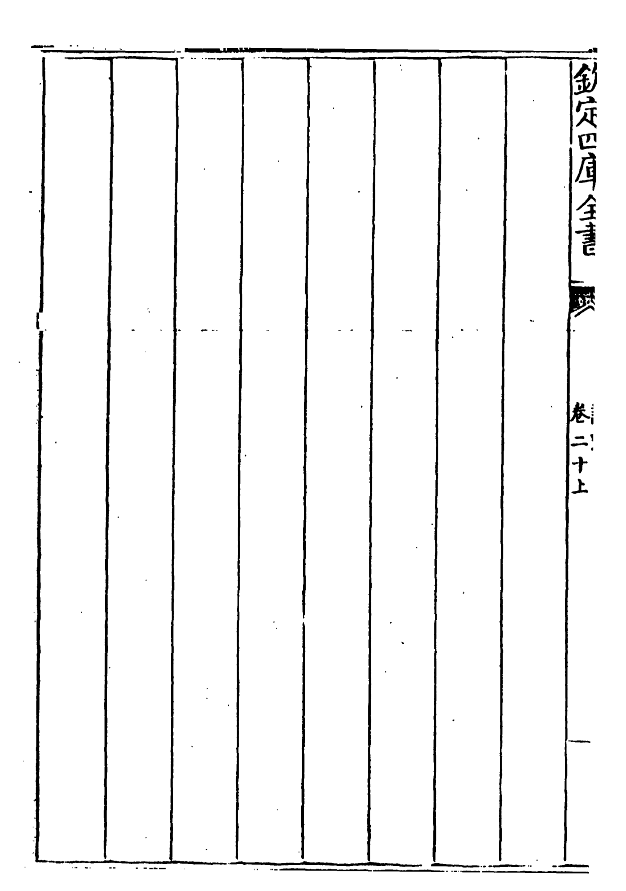
來歲狀元賦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既得舉貧干索旁郡乃能辨行已迫歲始發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以行至劒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山川過者必禱焉

二子過廟已昏晚大風雪若寒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且祈夢為信草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然後有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道自遠而至聲振西山皆岳瀆貴神也既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子大懼已無可奈何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一人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為題既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刪韻刪改商確又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

受之二子默喜私相語曰此正為吾二人發迨將曉見神各起致别傳呼出廟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盡記其賦亟寫於書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倍道以行笑語欣然惟恐富貴之逼身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果出鑄鼎象物賦韻脚盡合東廊者下筆思廟所書懵然一字不能上口間關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疑

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但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福爾邪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既見印賣賦二子比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二子嘆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山不復事筆硯恨不能記其姓名云



玉澗襍書

葉夢得

陶淵明作形影相贈與神釋之詩自謂世俗惑於惜生故極陳形影苦而釋以神之自然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贈形曰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形累於養而欲飲影役於名而求善皆惜生之弊也故神釋之曰日醉或能忘將非遐齡具所以辨養之累曰立善常所忻誰當為我譽所以解名之役雖得之矣然所致意者僅在遐齡與無譽不知飲酒而壽為善而皆見

知則神亦可汲汲而從之乎似未能盡了也是以及其知不過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謂之神之自然耳此釋氏所謂斷常見也此公天資超邁真能達生而遺世不但詩人之辭使其聞道更進一關則其言豈止如斯而已乎

陶通明既隱茅山自號華陽隱居復遍游名山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不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久止自

常欲就之永明中求禄得輒差舛不爾豈得今日之事乎通明仕齊本為諸王侍讀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虎門上表辭禄而去自淵明以來誠未有其比也梁武受禪雖屢聘不至然猶援引圖讖合為梁瑞以獻或者譏之吾謂通明本自曉歷數符讖者此乃素學未必有意附會讀詩苑英華載其答武帝問山中何所有一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此事本傳不記吾山朱氏子作小閣於石橋之下與西山

相面景物極幽遠一日往過之朱求閤名因為談通明本末遂以怡雲名之云

陶隱居好聽松聲所居庭院皆種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吾玉澗道傍古松皆合抱每微風驟至清聲琅然萬壑皆應若中音節或中夜達旦意亦喜之謝靈運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山水之音何但與絲竹爭美便作鈞天之樂有何不可晉人好為人作題目李元禮曰謖謖如勁松下風劉真長亦云人言王荆産佳此想長

松下當有清風耳判産王微小字也微自非元禮之比
然蕭瑟幽遠飄拂虚谷之間自是王微風度而力排雲
雨撼摩半空此非元禮誰可比擬山居常患無勝士往
來每行松間時作此想便覺二人相去不遠
吾山有竹數萬本初多手自移今所在森然成林有筀
竹斤竹哺鷄竹斑竹紫竹數十種畧備而筀筍最可食
今歳自春不雨累月筍類不出顧頗念之四月初一日
雨踰旬忽裂地迸出如拔亟取供庖而園人斳之甚請

畱以候再出問其故曰筍惟初出者盡成竹次出者多為虫所傷十不得五六乃悟老杜詩𤓰須辰日種竹要上番成之意遂忻然許之王子猷聞人有竹徑造不問主人雖為脱畧無所繫然有時而還則娱悦亦無幾李衛公童子寺竹日使人報平安不惟不得見將不免累其胸中正使無恙亦何所補此竹吾所已有但自守之日往來其間所得過二子遠也

唐以前人和詩初無用同韻者直是先後相繼作耳頃

看類文見梁武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蓋同用改字十韻也詩人以來始見有此體筠後又取所餘未用者十韻別為一篇所謂聖智比三明帝德光四表者比次頗新巧古詩之工初不在韻上蓋欲自出奇後遂為格乃知史於諸文士中獨言筠善押強韻以此詩本觸物寓興吟咏性情但能輸寫胸中所欲言無有不佳而世多役於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嘗觀陶淵明告儼等疏云少學琴書

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忻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懽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涼風至自謂羲皇上人此皆其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又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直是傾倒所有備書於手初不自知為語言文字也此其所以不可及誰無三間屋夏月飽睡讀書藉木陰聽鳥聲而惟淵明獨知為至樂則知世間好事人所均有而不能

自受用者何可勝數吾今歲闢東軒自伐林間大竹為小榻一夫負之可趨擇美木佳處即曲肱跂足而卧殆未覺有暑氣不知與淵明所享孰多少但恨無此詩耳

阮瞻對王衍將無同三語人多不曉此直言無同耳將乃晉人發語之辭如陶淵明詩將非遐齡具謝靈運云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之類蓋謂同生於異周孔老莊本自無異故亦不同

陶隱居掛朝服神虎門事於當時本無意自是棄官欲

去爾蘇子瞻倅錢唐時作詩常用此事後坐詔獄吏舉詩問所出子瞻倉卒誤記本傳云陶見齊祚將衰故去不敢以實對即謬言予往官鳳翔見壁間王嗣宗詩云欲掛衣冠神虎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劒旋博黃牛教子孫云詩事本此實自作也舒信道諸人得知果大笑以謂未嘗讀陶傳因釋不問故至今傳此為嗣宗詩後嘗再用云歸來趂别陶弘景看掛衣冠神虎門

有山處常患無水雖有水而涸集不時亦不足貴此山左右兩大澗又自大塢歷圓證寺少折而東經先大夫塋前去復折而西最盛左自桃花塢歷趙氏墓之西玲瓏山背又經朱氏墓南復折而西雖不及右澗之盛然冬夏亦未嘗竭二水皆會於石橋之下合流西出即張文規所名浮空潭也壬寅癸卯之冬春不雨連數月溪流減七尺城中井泉多涸而二泉獨如故朱氏小樓正在石橋下疊石東澗流跨橋其上與石橋相直殊可喜

五月十一日既雨踰旬始霽與客往過之衆流參會自石橋奔衝而下雷奔電激坐語幾不相聞客有甞至廬山三峽橋者以為絶似但差小耳明日夜月出復再往風景清潤天無片雲複流叢竹交翳月光與竹颭鑠相照射濺流及衣裾不覺至夜分乃歸吾山居來得此殆無幾也

魏文帝典論云大駕都許使光禄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以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

於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吾嘗謂此非松好飲蓋自為計耳方曹操時與袁紹子弟相從若不日飲安能使操不疑此不唯松為身謀亦所以防紹子弟使不暇為他圖也今人頗傳此故事遂謂酒真能逃暑者云方暑正晝極飲輙涼殊不可解不過醉而沉惑不知有暑耳然亦何足為適世多言貴賤唯居寒有間所以禦之有異至暑雖至貴無以異賤此語良是非特無異而已觸熱趨事負擔徒行賤者之常未必為甚

苦而王公大人高居深屋交扇環繞每以為未足則無往而不病熱歐陽文忠嘗問杜祁公何以禦暑公曰唯靜坐可以避暑能為祁公此見者幾人乎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為不可居常潁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外涼乎曰涼持國詰其故曰野人自知無修簷大厦旦起不畏車馬衣冠之役胸中復無他念露顛挾扇持三尺木床視木隂東摇則從東西摇則從西而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癸卯七月十二日夜天氣稍涼月色如霜雪余寓居溪堂當茗霅兩溪之會適自山中還葛魯卿巫相過因同泛舟掠白蘋亭度甘棠橋至魚樂亭少留步而叩門呼莫彥平尚未寢天無片雲夜氣澄徹星斗爛然俯仰上下微風時至毛髮森動莫居三面臨水為城中居地之勝夾徑老柳參天百餘尺環以蓮蕩人行柳影荷氣中時聞跳魚潑刺水上復拉彥平刺舟逆水而上月正午徐行抵南郭門而還魯卿得華亭客餉白酒色如湩乳

持以飲我旋呼兵以小舟吹笛相尾道傍居人聞笛聲亦有起而相應者酒盡抵岸已四皷矣因謂魯卿不知袁宏牛渚李太白采石亦復過此乎古今勝事但以流傳為美誦詠不暇安知古人亦人耳其所登覽不在天上而不能自營之而況其他然今夕之景海内非無而有湖之地此樂非吾三人亦不能也

昔人多喜言仲長統所為史言其少不應州郡辟命嘗以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

曠以樂其志論云云斯言信美然吾以其言事本末考之統乃徒有是言耳潘岳閑居賦之類實未嘗自為之也既從荀彧舉得尚書郎輒不復辭則前日不就州郡之辟豈其本意後遂參曹操軍事不知果欲娛清曠保性命從操何求乎史又言統每論説古今及時俗行事嘗發憤歎息遂著昌言尤非所言退不能踐前言以安田里進又不擇所言以輕犯世故兩未見其有得統死年纔四十一幸其早耳不然恐未必能逃禰正平之禍

當時謂之狂生信有以取之范曄徒録其言更不復辨後生遂槩以為高世遠引之士李文饒知止賦云仲既得於清曠雖文饒猶然人固亦易欺耶

華陀固神醫也然范曄陳壽記其治疾皆言若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割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裂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此決無之理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

生者以氣也陀之藥能使人醉無所覺可以受其刳割與能完養使毀者復合則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腸胃既已破裂斷壞則氣何由舍安有如是而復生者乎審陀能此則凡受支解之刑者皆可使生王者之刑亦無所復施矣太史公扁鵲傳記虢庶子之論以為治病不以湯液醴酒洒鑱石撟引而割皮解肌扶爬結筋湔洗腸胃漱滌五臟者言古俞跗有是術耳非謂扁鵲能之也而世遂以附會於陀凡人壽夭死生豈一醫工所能增

損不幸疾未必死而為庸醫所殺者或有之矣未有不可為之疾而醫可活也方書之設本以備可治之疾使無至於人傷而已扁鵲亦自言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比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故人與其因循疾病而受欺於庸醫好奇無驗之害不若稍知治身攝生於安樂無事之時以自養其天年也

杜子美詩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注引何遜詩昏鴉接翅飛此詩語意本不相類只是用昏鴉二字耳乃知

杜詩不妄下語如此遯詩世無完本今存者不見此句余讀類文見梁簡文帝詩云昏鵶接翅歸暮鵲搖蘇上乃亦此句簡文與遯同時蓋古人好句多為人所求或竊取之宋之問從劉希夷求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之句不得遂使人以計殺之然此語吾未見佳處之問詩過此者自多何至此耶又別史載楊衡初隱廬山不求舉平生詩句有一一鶴聲飛上天最為自負後因中表盜其文及第衡乃自至闕下追之既怒問

一一寉聲在否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偷衡始笑曰猶可恕矣蓋唐以前有此例也

今歲中秋初夜微陰不見月吾與周子集適自山中還是時暑猶未退相與散髮披衣坐溪上二更後雲始解三更遂洞澈澄爽月色正午溪面如鏡平月在波間不覺水流意甚瀟然並溪居人樓閣相上下時聞飲酒歌呼襍以簫鼓計人人皆以得極所欲為至樂然不過有狂藥淫聲不失此時節耳安知吾二人真有此月乎世

多言李太白以醉入水捉月溺死此談者好奇之過太白對月能作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意氣本自超出宇宙對影三人雖醉豈復狂惑至此因舉寒山頌吾心如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四海今夕共為中秋不知有一人能作此公見處否雪竇禪師初住洞庭翠峯寺道未甚行從學者無幾寺在太湖中所謂東山者嘗有詩云太湖四萬八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固自已有津梁斯道之意然月一

也寒山以為無物可比而不可說雪竇以為無人可說而不可說可說乎不可說乎吾不能奈靜聊復造此一重公案

司馬子微作坐忘論七篇一曰敬信二曰斷緣三曰收心四曰簡事五曰真觀六曰泰定七曰得道又為樞一篇以總其要而別為三戒曰簡緣無欲靜心且謂得道者心有五時身有七候一動多靜少二動靜相半三靜多動少四無事則靜事觸還動五心與道合觸而不動

謂之五時一舉動順時容色和悅二宿疾益消心身輕爽三填補天傷還元復命四延數千歲名曰仙人五鍊形為氣名曰天人六鍊氣為神名曰神人七鍊神合道名曰至人謂之七候道釋二氏本相矛盾而子微之學乃全本於釋氏大抵以戒定慧為宗觀七篇序可見而樞之所載尤簡徑明白夫欲修道先去邪辟之行外事都絕無以干心然後端坐內觀正覺一念起即須除滅隨起隨滅動心不滅照心俱冥虛心不冥有心不依一

物而心常住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
又云善巧方便唯能入定發慧遲速則不由人勿於定
中急急求慧求則傷定傷定則無慧定而慧生此真慧
也此言與智者所論止觀實相表裡子微中年隱天台
玉霄峯蓋智者所居疑其源流有自初潘師正授陶隱
居正一法於王知遠以傳子微而陶通明自謂勝力菩
薩復生其言亦多出釋氏唐書本傳不載其仙去事沈
汾續仙傳云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為風飄到一

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子微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良師也而子微臨終亦自言吾於玉霄峯東望蓬萊有真靈降駕今為東海青童君東華君所召俄頃解化李綽又言子微貌類陶通明明皇帝以為通明後身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白雲隺滿庭子微號白雲先生後人因謂其車曰白雲車至文宗時取以入內此事雖近怪史臣所難書然其傳必亦有據

牂牁本繫船筏名華陽國志載楚頃襄王遣莊蹻伐夜

郎蹻至牂牱繫船於且蘭既克夜郎會秦奪楚黔中地無路不得歸遂留主之號莊王以且蘭有繫船牂牱處因改名牂牱魏略記吳將朱然圍樊城遣兵於峴山斫牂牱材潯陽記亦言郡西北有一松樹垂陰數畆傳云陶公牂牱伐此樹此語吳晉間猶存今人絶無知者但云是郡名耳

石林燕語

葉夢得

太祖皇帝微時甞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珓人取以占己之名位俗以一俯一仰為聖珓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珓天命豈不素定已哉晏元憲為留守題廟中之所謂庚庚大横兆謦欬如有聞蓋記是也

漢凡王宮皆曰禁中後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禁為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稱詔武后名曌遂改詔為制肅代後

集賢院有待制之名即漢東方朔之徒所謂待詔金馬門者也既云凡王宮即是諸王矣伏儼引蔡邕說省中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避王后父名故曰省中不聞諸王皆曰禁中也漢制度帝之下書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此云天子之命通稱詔書非也唐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一日一人待制于武德西門則待制之名非始于肅代以後也皇朝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至數

術之士皆處之謂之待詔即待詔之名初不改也
母后加謚自東漢始本朝后謚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
獻明肅嘗臨朝特加四字元豐中慶壽太皇太后上仙
章子厚為謚議於朝詔以太皇太后功德盛大四字猶
懼未盡始仍故事遂謚慈聖光獻自是宣仁聖烈與欽
聖憲肅皆四字云始仍當作始循詔云始循故事而已
宜以四字定謚
父沒稱皇考於禮本無見王制言天子五廟曰考廟王

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則皇考者曾祖之稱也屈原離騷稱朕皇考曰伯庸則以皇考為父故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祔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後世遂因不改漢議宣帝父稱蔡義初請諡為悼曰悼太子魏相以為宜稱尊曰皇考則皇考乃尊號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沿襲已久雖儒者亦不能自異也

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而不名其別名皆曰堂明堂是也故詩云自堂徂基而禮言天子之堂初未有稱殿者

秦始皇紀言作阿房甘泉前殿蕭何傳言作未央前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宮名疑皆起于秦時然制獨天子稱陛下漢魯有靈光殿下則司馬仲達稱曹操范績稱竟陵皇子良皆曰殿下則諸侯自漢以來皆通稱殿下矣至唐初制令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稱殿下令循用之蓋自唐始也其制設吻者為殿無吻不為殿矣

漢梁王立自言宮殿之裏毫氂過失無不暴陳又黃霸

傳云為一輩先上殿顔師古曰丞相所坐屋古者屋之高麗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齊高帝為齊公以石頭城為其世子宮王引靈光殿例以廳事為崇光殿齋為宣德殿則雖曰宮而有以殿為擬也梁武陵王紀在蜀開寢殿以通内廐又丘霆與陳伯之書謂臨川王宏為臨淵殿也

神宗初欲為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為學士密詔禹玉具故事有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

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故事以聞于是御製碑賜魏公家或云即禹玉之辭也熈寧三年十二月王禹玉叅知政事八年六月韓魏公甍此云禹玉為學士非也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時天一地一真符君綦民綦臣綦凡十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令自甲申歲入黄室巽宫當吴分請即蘇州建宫祠之已而復有言

今京城東南蘇村可應姑蘇之兆乃改築于蘇村京師建太乙宫自此始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内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列祕閣世傳為閣帖是也後禁中被火焚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于家為絳本慶歷間劉丞相深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于廨為潭本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于木板無甚精采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燾取淳化所遺與近出

世者别為續法帖十卷又為下矣

淳化官帖黄魯直秦少游所記皆云板刻此乃云石刻也魯直云元祐中賢宅從禁院中借板墨百本問遺官僚此云徐王府取閣本刻于木板豈各自一事耶

續法帖跋云元祐五年四月十三日秘書省以祕閣所藏墨跡未經太祖宗廟纂刻者刋于后有旨從之至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出内藏緡錢十五萬趣其工以八月旦日畢䈥為十卷上之此乃云曾丞相當國

命劉燾別為續法帖十卷也

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著此名唐人謂鹵楯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為前道捍蔽其先後皆著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為君臣通稱二字别無義此說為差近或又以鹵為鼓簿為部謂鼓駕成於部伍不知鹵何以謂之鼓又謂石季龍以女騎千人為一鹵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曉今有鹵簿紀宋宣獻公所修當以簿為簿籍之簿則記

云簿不應更言紀

王僧孺幼貧母攜之至市遇御史中丞鹵簿驅逐墮溝中又蕭誕為建康令與朱陵令同乗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照奏凡有鹵簿官共乗不得兼列騶從請免誕等官此書所云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蓋謂此也然此外如宋文帝以宜都郡王鎮江陵司馬張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與諮議王華相遇華佯若不知謂左右曰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于道側及邵至

乃驚又顔延之常乗羸牛逢其子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又沈慶之夢引鹵簿至厠中有陳顯達車乗朽敗導從鹵簿皆羸小又虞悰朱衣乗車鹵簿至于宣揚門外入馬行内驅逐人又吕僧珍常導從鹵簿為南兖州刺史娣適于氏住市中小屋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為恥又朱异引其鹵簿自宅至城异自在衛率領至領軍四馬並驅鹵簿代未有又陳長沙王叔堅始興王叔陵每朝會鹵簿不肯為先後必分道而趨則南朝人臣

而用鹵簿非特前兩事而已按唐制皇太子太子妃親王文武職官四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并長安縣令內命婦才人以上外命婦四品以上皆給鹵簿本朝王太子鹵簿遇升儲則草具儀注其王公以下惟大禮奉引乘輿及身薨斂葬則給太子妃以下內外命婦皆不復給則是本朝人臣亦有給者而比舊愈嚴以故中宮孝允言及充媛董氏之喪詔給鹵簿而司馬温公皆爭之以其非常典也史記黔布傳常為軍鋒索隱云漢書作

楚軍前簿簿者鹵簿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呂延濟曰橫行不如簿鹵簿也又云鼓嚴簿孟康曰簿鹵也李善曰言擊嚴鼓簿鹵之中則是或曰簿鹵或曰簿又簿部亦通用也景德中王欽若進鹵簿記

臣僚上殿劄子末槩言取進止猶言進退也蓋唐日輪清望官兩員于禁中以待召對故有進止辭崔祐甫奏待制官候進士官盡然後趨出于內廊待進止至酉時

于是也今乃以為可否取決之辭自三省大臣論事皆同一體著為定式若爾自當為取聖旨蓋沿襲唐制而不悟也高宗永淳元年待制郭舉岑長倩郭正一魏元同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又乾封以後召學士元萬頃范履氷等于北門候進止時為北門學士又肅宗即位明皇令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告朕知唐人將疏初云奉進止或云某人奉宣進止末云伏候進止之類則進止正是可否取決之辭非專為待

對官設也

尚書省樞密院劄子體制各不同尚書年月日宰相書

别無兩行蓋以上爲重樞密知院自下先書同知以次

書于上簽書亦然蓋以下而不别行

唐誥敕宰相復名者皆不出姓蓋以爲宰相人所共知

不待書姓而見余多見古人告身類如此國朝雖軍門

亦不出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禮也大中祥符

五年玉清昭應宫成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宫觀置

使自此始然每為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吕申公為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上表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叅知政事留京師以資政殿大學士為提舉會靈宮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為提舉因以為擾閒人任事之職熈寧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器之則玩政遂承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岳朝等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勾或提舉

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人皆得以自便宮觀使非獨宰相為之亦不可云兼職其後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旻副使夏竦各乞罷宮觀使從之非呂申公獨請也先帝當作神宗

避暑錄話

葉夢得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輙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朶插百許盆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館於此堂留幾月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

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近年幾四十餘年念之猶在目今餘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灾傷京西尤甚流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發買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

患既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爾余為閱法則凡因灾傷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育則父母之恩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劵數十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劵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常平分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劵凡三千八百皆奪之溝壑置之襁褓雖細事不足道然每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

能出此術也

劉貢父言杜子美詩所謂功曹非復漢蕭何為誤用鄧禹事雖近似然鄧氏子何掾功曹自光武語非鄧禹實為功曹則子美亦未必誠用此事今日見汪洋舍人云漢書高祖紀言蕭何為主吏孟康註主吏功曹也吾初不省取閲之信然知子美用事精審未易輕議讀史者亦不可不詳也

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常為小詩示竇儼儼言今四方

僭偽主各能為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為所窺世宗遂不復作當時詩必不甚佳故儼云爾非世宗英偉識帝王大略豈得不以儼言為忤又安能即棄去信為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祿山亦好作詩作櫻桃詩曰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可使周贄壓我兒也使世宗不能用儼言其詩未必如是之陋亦不過祿山耳因讀祿山事跡及之聊發千載一笑

鎮江招隱寺戴顒宅平江虎丘雲岩寺王珣宅令何山宣化寺何楷宅既皆為寺猶可彷彿其故處何山無甚可愛淺狹僅在路傍無岩洞有岩出寺西北隅然亦不甚壯招隱雖狹而山稍曲復幽邃有虎趾鹿跑二泉畧如何山皆不能為流唯虎丘最奇蓋何山不如招隱招隱不如虎丘平江比數經亂兵踐破獨虎丘幸在嚴陵七里灘在桐廬二十餘里兩山聳起壁立連亘七里土人謂之瀧訛為籠言若籠中因謂初至為入瀧既盡為

出瀧本音閭江反𠵾流湍急以為若龍謬也七里之間皆
灘瀨今因沈約詩誤為一名非是嚴陵灘最大居其中
范文正公為守時始作祠堂山上命僧守之山峻無平
地不能為重屋東西二釣臺又各在顛與灘不相及突
然石出峯外畧如臺上平安坐數十人因以名爾郭文
居天柱峯在餘杭縣界今為洞霄宮有大滌洞天見晉
書隱逸傳此五者天下所共聞僅在浙江數州之間其
四吾皆熟遊而洞霄宮距吳山凡三百里吾知宮事三

十年獨未暇一至孰謂吾為愛山者也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言人以為戲談今蜀人多稱之崇寧末宋安國嘗為郎成都人詹丕為諫官以安國常建言移省事上章擊之其辭畧云謹按某官人材闒冗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

婦人疾莫大於產蓐倉卒為庸醫所殺者多矣亦不素講故也舊嘗見杜任作醫準一卷其一記郝頁子婦產

四日瘈瘲戴眼角弓反張任以為痓病與大豆柴胡湯獨活湯而愈政和間余妻纔分娩猶在蓐中忽作此症頭足反接相去幾二尺家人驚駭以數婢强拗之不直適記此方而藥囊有獨活乃急為之召醫未至連進幾劑遂能直醫至則愈矣更不復用大豆柴胡湯不可不廣告人二方皆在千金第三卷

四明温台間山谷多産菌然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毒往往至殺者蓋蛇虺毒氣所薫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

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其方自見本草陶隱居注謂之地漿亦治楓樹菌食之笑不止俗言笑菌者居山間不可不知此法也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實無及者在長安有得古鐵刀以獻製作極巧下為大環以纏龍為之而其首類鳥人莫有識者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人有獲玉印遺之者其文曰周亞夫

印公曰此漢條侯印尚存於今也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俗侯而漢書作惡俗是也聞者始大服因疑史條侯名遂作惡父之亞者未必然春秋魏有醜夫衛有良夫蓋古人命名皆不擇其美稱亦有以惡名者安知亞夫不為惡夫也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交阯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志高反圍城卒陷之屠其城去熈寧元年又動郡守錢師孟知其不祥亟取投

之江中遂無他物理不可解佛豈為是也哉以五行傳推之以土失其性也余在江東宣州大火幾焚其半前亦有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既而火作蓋記邕州之異也

晉宋閒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兼為支帛道猷本姓馬學於帛尸棃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尸請皆姓釋氏以釋舉佛者猶言

楊墨申韓令以為稱者自不知其為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示爾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名廢矣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峯嶺重複徑路隱顯渺然有數百里之勢想見為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急以其名不行

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畧備道傍𤓰圃宮女有即圃采𤓰者或諱為摘𤓰圖而疑者議元稹望雲騅歌有騎騾幸蜀時事者終不能改其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為蜀人諸葛孔明服所居深遠也後遂不除然不見他書

禹貢嶓冡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色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荆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屈原楚歌亦載之此正楚人

之詞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積水即吳王僚開以為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滄浪雖意取濯纓然似以滄浪為水渺瀰之狀不以為地名則失之矣滄浪猶言嶓冢桐柏也今不言水而直曰嶓冢桐柏可乎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灃水之類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為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沇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沇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沇故亦謂之沇水乃知經言一字未嘗無法也

桑欽為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浙獨畧浙江謂之漸江出三天子都欽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為證爾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之下流雖是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為名余意漸江即浙字欽誤分為二名酈元注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陽黟南蠻中者是矣即今自分為縣水出桐廬號歙港者與衢婺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北江自東來皆會於錢塘然後南趨於海然浙江不

見於禹貢於錢塘江為浙江始見於秦紀而衢婺諸水與茗霅兩溪等不見於水經者甚多豈以小遺之抑不及知耶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為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

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從寛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於此栢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琅璫月色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媿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昧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婦人以姬為稱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言之子齊言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為婦人之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為衆妾之稱近言妾者遂皆為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今謂宗女為姬亦因詩言王姬之悞也

樂君達州人生巴陵間不甚與中州士人相接狀極質野而博學純至先君少師特愛重之故遣吾聽講令吾

尚畧能記六經皆樂君口授也家甚貧不自經理有一妻二兒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廬三間以其二處諸生而妻子居其一樂易坦率多嬉笑未嘗見其怒一日過午未飯妻使婢告米竭樂君曰少忍會當有餉者妻不勝忿忽自屏間躍出取按上簡擊其手樂君袒而走仆於舍下羣兒環笑掖起之巳而先君適饋米三斗樂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饑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幾五十年矣每起分授羣兒經口誦數百遍不倦少間必曳履

慢聲抑揚吟誦不絕躡其後聽之則延篤之書也羣兒或竊効侮之亦不怒喜作詩有數百篇先君時為司理猶記其相贈一聯云末路清談得陶令他時陰德訟于公又寄故人云夜半夢回孤月滿雨餘目斷太虛寬先君數稱賞今老書生未有其比也

兵興以來盜賊縱横所及無噍類有先期犇避伏匿山谷林莽間或幸以免忽襁褓負嬰兒啼聲聞於外亦因得其處於是避賊之人凡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者率

棄之道旁以去纍纍相望哀哉此虎狼所不忍葢勢不得已也有教之為緜毬隨兒大小為之縛之口中畧使滿口而不閉氣或有力更預蓄甘草末臨繫時量以水漬使咀味而口中有物食之自不能作聲而緜軟不傷兒口或鏤板以揭饒州道上已酉冬敵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顛仆流離道上而嬰兒得此全活甚多乃知雖小術亦有足活人者許幹譽為余道之願廣此言使人無不聞也

說郛卷二十上

說郛卷二十下

元　陶宗儀　撰

深雪偶談　方嶽

西山公云近世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㫖出於老莊康節之辭若卑其㫖則原於六經以予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於詩自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之淳淵明

之智足以及此豈玄虛之士所能望耶其說誠是矣余謂淵明康節二公之作辭近指遠至如淵明能言之士莫不愛而慕之況西山公乎然榮木貧士方之逝川簞瓢幾於可以牽合之論真知淵明不必視此若夫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睠睠王室實有乃祖長沙公之心惜其力不得為而止此則西山發微之論非獨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為恥事二姓之驗而已淵明詩有謂其詞彩精拔斯言得之而後山顧謂其切於事情而失

之不文後山體裁既變音節已殊將自外於淵明者非耶然於康節又何以評之

淵明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以寶喻軀軀失則寶亡矣坡公云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范石湖田園雜詩驗物切近但句律太憑力氣於唐人之藩尚窘步馬然絶句中有可憐世上金和寶借爾閑看七十年唐人所無可謂砭流俗之膏肓矣以軀為寶殆與斯言對壘人謂石湖未知道余亦不之信也

賈閬仙燕人産寒苦地故立心亦然誠不欲以才力氣勢掩奪情性特於事物理態毫忽體認深者寂入仙源峻者迥出靈嶽古今人口數聯固於刼灰之上冷然獨存矣至以其全集經歳踰紀沉咀細繹如芊葱佳氣瘦隱秀脉徐露其妙令人首肯無一可以厭斁三折肱為良醫豈不信然同時喻凫顧非熊繼此張喬張蠙李頻劉得仁凡唐晚諸子皆於紙上北面隨其所得淺深皆足以終其身而名後世獨李洞佛名閬仙所謂瓣香之

師執而不宏捧心過甚空圓蕭散之氣不復少有豈非不善學下惠者耶司空表聖後輩也本用其機反以閬仙非附寒澁無所置才坡公不細考亦然其言獨非叛道者歟不然則隸者不力其文擠而實予則歸敬閬仙也亦至矣

四言自韋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束晳陶潛韓愈柳宗元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工拙畧見嘗怪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辭巨伯輒不能

工水心有是言矣後付劉潛夫亦以四言尤難三百五篇在前之故韋氏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使經聖筆亦不能刪余思四言如律以三百五篇則韋氏為工世殊體異後之銘詩莫非四言也安石以上諸公未暇深論如蘇公所撰范蜀公誌銘云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余每展卷輒為擊節在儋耳作觀棋詩記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户晝睡獨聞棋聲

云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聞一士誰歟棋者户外屨二不聞人聲唯聞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坡公四言於古近體中句語無適無處而不高妙也

杜牧之赤壁詩折戟沉沙鐵未消細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借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彦周不諭此老以滑稽玩弄每每反用其鋒輒雌黄之謂孫氏霸業繫此一戰宗廟丘墟皆置不問乃獨含情妓女豈非與癡人

言不應及於夢也劉禹錫題蜀主廟云淒涼蜀故妓歌舞魏宮前亦是此意惟增悽慼却不主於滑稽耳本朝諸公喜為論議往往不深諭唐人主於性情便雋永有味然後為勝牧之處唐人中本是好為論議大槩出奇立異如四皓廟南軍不袒左邊袒四皓安劉是滅劉如烏江亭勝敗兵家未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要知東風借便與春深數箇字含蓄深窈則與後二詩遼絶矣皮日休館娃懷古綺

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越王大有堪羞處只把西施賺得吳亦是好以議論為詩者余最愛竇庠新入諫院喜內子至一絕一旦悲歡見孟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硯緣封事猶問傭書日幾行使彥周評此則以竇氏內為不解事婦人矣所謂癡人前說夢也牧之五言云欲識為詩苦秋霜若在心雖格力不齊各自成家然無有不自苦思而得也

山谷中秋詩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蓋

本左氏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用事誠有據景趣似差之爾然未失為佳坡公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詩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户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流水青蘋之喻景趣盡矣前人未嘗道也獨杏花影下洞簫聲中著此句辱爾及志林所記徐州時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懐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蘋藻交横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

栢但少閒人如吾兩人爾使施前句於斯時豈非稱歟淳祐初僧友自南嘗從天竺歸隱溪之南岡余日夕落葉訪之小庵迎㕲時佛燈猶在咨關煮茗既而侶行溪間篙小舟自拜龍巖順流東下誦坡谷詩徘徊久之舍舟登岸借僧裘禦寒而返僂指二十霜矣嘗感舊有詩昔年訪月寒溪頭霜高酒劣稜生裘溪僧輟寢從吾幽共移不繫漁人舟斷崖老木紛金虬又如蘋藻涵清流鶴骨浸煩風露憂妙語滿地無人收蓋指二公詩與自

南師既亡余亦就老帳前遊之不能踐也

梅花單題難工尚矣至以梅花二字置之五七言中隨其景趣足而成律尤為難工不爾不謂之得句唐人凡數百家本朝江西社中不翅數十公亦孰不寤寐斯花附為不朽卒之無所容力傳不傳可以槩見矣近世杜小山子野尋常一樣窓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殊爽人意律之唐人是非本色天樂趙公放了吏人無一事坐看山鳥喫梅花端是秀語然不過絕詩非有琢對之艱

也秋壑賈公送朝容頸聯云梅花見處多留句諫草藏來定得名圓妥優游方之天樂冬夜頷聯禽翫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雖靜獨有境或者以其短氣其他卷什一無可摘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斯語雖鄙要未得為虐論

鄭都官海棠詩穠麗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歐公謂其格畀鄭詩如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逢月在花格畀甚矣復齋漫録云近世陳去非嘗用鄭意云海

棠默默要詩催日暮紫綿無數開欲識此花奇絶處明朝有雨試重來余謂去非格力猶去鄭詩未逺豈如呉融雪綻霞鋪錦水頭占春顔色最風流若教更近天街種馬上應逢醉五侯唐人雖從事苦吟題賦此花要須放些風措不近寒乞坡公詩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銀燭照紅粧不為事使居然可愛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舎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盃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此摩詰送元二使安西詩也世傳陽
關圖亦摩詰手遂稱二妙惜別詩要須道路臨岐繾綣
畫態亦然相看臨野水獨自上孤舟長因送人處憶得
別家時外此曾未多見徐道暉不來相送處恐有獨歸
時脫胎語爾余往歲嘗從貴游觀畫卷首題云長江風
送客空館雨留人因慨古今詩意無窮語出唐人必矣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
畏而不敢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喜其

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買一宅為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來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别此吾所以泣也坡亦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

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翼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是歲七月坡竟殁于借居余皃在當年方二九强記知文人謂吾家異時千里駒也不幸為十四姪婦陳氏貪利余產在皃血氣未定墮其危機既而恚恨愧悔輒輕其生丙寅三月十三日也余垂老失依且思在皃姿貌氣度

真有大難割之愛哭泣送日天為若陰而族里聞若不聞未知炎涼休戚之時人有一公論存歟否耶孤猿憶子抱樹酸號塗旅之人聞三聲而下淚余雖負譴神人豈料其無告之至於斯歟豈以為余為善哭徒有類於唐衢者歟感坡公事重為之涕咽因書以自責且告世之仁人君子共知前輩行事葢如此云

林廬暇日花蝶怡情宜有見於篇章者往往精晩始能逼真而閒澹之氣易至偏失要在不相謀而兩得也詠

蝶如唐僧可朋作當暖景飛仍慢欲就芳叢舞更高僧懷古霧開離草迴風逆到花遲俱未若陌上斜飛去花間倒翅田尤精余曩憩吳山偶吳僧舉似四韻歲久忘其首句一叢浮動戲蘭芽裁成碧玉搔頭樣畫作黃金便面花閑過樓臺飛盡日又因風雨宿誰家兒童愛把襜褕撲驚起雙雙貼綵霞惜俱忘為誰氏所作閱和靖集亦有之細眉雙聳敵秋毫莊苒芳園日幾遭清宿露花應自得暖和風絮欲爭高情人殁久䰟猶在傲吏齊

來夢亦勞閒掩遺編苦堪恨不并香草入離騷精緻不減唐人閒澹有之獨恐非晚年作耳

詩無不本於性情自詩之體隨代變更由是性情或隱或見若存若亡深者過之淺者不及也昔坡公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李杜以英偉絶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坡公本不以詩專門使非上下漢魏晉唐出入蘇李曹劉陶謝李杜潛窺沉翫實領懸悟能

自信其折衷如是之的乎醫和之目無復遁疾理固然也如天成如自得如超然則夫詩之體如東坡公所評亦宜窺覬領悟毋忽焉可也坡公獨以柳子厚韋應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蓋韋柳皆以靖節翁為指歸而卒之齊足並驅也坡公每表和陶諸篇可以見其所趣無不及焉雖然漢魏晉髙嘗舍去性情别出意見而習為高遠之言哉當其代殊體變性與情之隱見存亡淺深雖其一時之名能詩者亦不能自必其所至

之然也唐風既昌一聯一句滿聽清圓流液雋永首肯變踔性情信在是矣然詞藻勝則糟粕律度嚴則拘窘能不脂韋於二蔽之間而脫穎奇焉則天成自得超然何得無之至於作止雍容聲容悅穆視温柔敦厚之教庶幾無論漢魏顧晉以下諸人自靖節翁之外似未諭也太常博士瓦全先生王公名渠字身甫有落梅小詞踐明瘦直不受東皇闕紹與伴春終肯于紅底怎着得夜色何處笛曉風無柰力若在壽陽宫院一點點有人

惜劉公潛夫焚之已附此詞於後村集詩話中予亦僭附之拙藁雖然先生文行表表一詞固何足為先生軒輊也予少即登門以先公同生丙戌且相友善之故遂辱撰先公墓銘誌中有文不逮岳而岳强以銘之語當知前輩奬掖後進有如此也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栗看書只清坐罷過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半生勞苦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箇纔出山來便帶差年種青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

又是明年話此薛泳沂叔客中守歳詞也沂叔久客江湖瀨老懐歸遂賦此詞晩於溪上小築扁水竹居迄就窆焉其所為詩如新堤小泛柳斷橋方出煙深寺欲浮早秋歸興歸心如病葉一片落江城鎮江逢尹惟曉欲說事都忘相看心自知皆去唐人思致不遠

應次遽字正子嗜酒跌僙嘗自賞其梅詞云雪意嬌春朧前粧點春風面粉痕氷片一笑重相見倚竹偎松誰道羅浮遠寒更轉楚騷為伴韻遶香篝暖語意細潤似

不類其為人別去二十餘年一見傾倒予戲謂正子君他文未必盡傳異時容以梅閿責予刋藁否乎正子起謝且喜以語之他友後不知其蹤跡何在殆亡久矣予雖戲言顧不謂之然諾況何可藏項斯善也

吾鄉許左之右之二公兄弟落筆皆不凡左之公一夕寓飲妓坊醉欲狎之妓意有所懼在矣公提筆賦詞而起云誰知花有主誤入花深處直放下酒盃乾便歸去又代他妓小詞憶你當初惜我不去傷我如今留你不

住去客聽此戀戀踰時妓迄後謝如月在柳梢頭人約黄昏後一詞正歐陽居士所作要之前輩多一時弄翰要不容以浮薄議左之公也因思唐多才妓有贈新第士人絶句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殊有風味使從假倩當不傳載矣二許公紹興間同歲籍學前二詞蓋休澣日漫游酒邊作也

葦航紀談　蔣津

錢塘西湖三賢堂兩處而皆有東坡先生其一在孤山竹閣乃香山居士白樂天和靖先生林君復東坡先生蘇子瞻三賢像中興建都孤山為延祥觀而閣與像俱廢乾道五年郡守周琮建于水仙王廟之東廡親染于額蓋取坡詩配食水仙王之意後慶元間守臣趙從善于廟前湖隄下浚井以庭霞之名曰薦菊亦取坡詩一盃寒泉薦秋菊之意運漕所有三君石刻並附于堂中

暨寶慶閒袁彦淳尹天府請于朝依會稽金陵舊制遂即蘇隄中新亭增築園地廣建堂室移水仙王廟三賢像于中前後布設亭軒以其石刻並分寘于下大丞相魯國公書額為西湖之壯觀其一在龍井壽聖院方圓菴東即趙清獻公閒堂而為三賢堂乃清獻公閱道蘇東坡辯才法師若訥像而寺在龍井之西北數里羣山中寺門有歸隱橋下有滌心沼遊人多不到彼是以少有語及者

户部尚書沈公詵為人寛厚嘗在列曹有一兵卒患背疽乞告假公然之親為合藥時旱蝗當致齋圜壇祭酺神猶叮嚀治藥内用酒公恐其貪酒不治藥又親為治之使人持付服之愈其藥用瓜蔞一箇乳香没藥各五錢甘草三錢酒煎服及在朝中所僦傳舍被隣人子盗廳書司物詰之已付于有司公聞之適尚書趙公司畢尹天府公語趙公之子料院曰此人亦小仕宦子弟貧而至此望語帥佐少寛斯人惟薄責之其隣家子訟歸

公又以錢米安其家後致政歸苕溪每值歉歲公即發已家租米市中出糶止依元價公自當斛斗每倍量與人或以錢容寘米中鄉人不識公但云著青布衫道人量得米好其實乃沈公也

孔天瑞西資詩話云䟽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不知和靖意偶到為復愛其句中有黄昏二字議詩者謂日斜為黄昏非也此二字葢亦兩字耳若謂日斜而詩不曰昏黄而曰黄昏亦有源矣余嘗宿于月湖外

家而其家有堂植梅竹月白雙清余至每宿于此而花盛開其香發于四鼓後起視月已西下而月色比當午時黃而更昏正此時已五更矣非獨此花為然凡有香之花皆然薝蔔古有賦惱人惟是夜深時梔子香濃非云夜淺而云夜深亦此意也蓋謂晝午後陰氣用事而花斂藍藏香夜午後陽氣用事而花敷蓝散香耳以此知黃昏乃夜深也

夫佛有六通神有五通比佛而不能慧而人有四通謂

富則身通貴則語通窮理性通性定慧通持此語之陸放翁放翁深然之

大凡服治風藥不可食羊肉余目擊之不唯無效亦甚有所反江右楊萬里親語此嘗見人食至於死

作詞者流多用寃家為事初未知何等語亦不知所出後因閱烟花說有云寃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彼此牽繫寧有死耳不懷異心此所謂寃家者一也兩情相繫阻隔萬端心想寃飛寢食俱廢此所謂寃家者二也長

亭短亭臨岐分袂黯然銷寬悲泣良苦此所謂寃家者三也山遥水遠魚雁無憑夢寐相思柔腸寸斷此所謂寃家者四也憐新棄舊辜恩負義恨切惆悵怨深刻骨此所謂寃家者五也一生一死觸景悲傷抱恨成疾迨與俱逝此所謂寃家者六也此語雖鄙俚亦余之樂聞耳

紹興庚寅天台水災雖城中亦被害及十分之七水退而司官各訪舊地忽主簿廳基衝出一朱棺正當廳治

其簿朱公俾令移往山東掩瘞役夫開掘其地忽見一碣上有字云乾卦吉坤卦凶五百年逢朱主簿移我塋山東雖不知其為誰氏而亦可異遂移瘞之

嘉泰間內臣李侯大謙于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側建功德寺役工數內有漆匠章生者乃天台人偶春夜出浴回于道中遇一老嫗挽入一小門暗中以手摸壁隨嫗而行且覺是布為幙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就物坐此嫗乃去繼有一尼携燈而至又見四壁皆青赤衣幃遮

護終不知何地尼又引經數曲又至一室燈燭帷帳酒
殽器皿一一畢備俱非中下人家所有之物章生見之
驚異亦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師徃頃時後至後
有一婦人隨至容質非常惟不冠飾章生畏懼尼師逼
使共坐遂召前嫗命酒殽數盃此婦人更不一語尼師
云已曉矣章生但懇禱尼師云匠者無錢尼師終不顧
允遂令就寢尼師執燈扃户而去章生屢詢所來及姓
名而斯人竟無一言疑為瘖疾至鐘動其尼復至啓鑰

喚起章生出前令嫗引出亦捫布壁而行覺至一門非先來所經此嫗令出街可至役所章生如夢寐中行至一街至曉即離所造之寺二里許後循路歸其董役者怪責其不歸及具此語使徧訪之終不得其元所入門域衆皆謂遇鬼物而有一木匠云此固竊借種耳

朱無惑著萍州可談載孫沔元規治杭州悟空寺僧徒以殺人為鬻之事此仁宗朝事中興後紹興中臨安府崇新門外鹿苑寺乃殿帥楊存中郡王特建以處此地

流寓僧一歲元宵側近營婦連夜入寺觀燈有殿司將官妻同一女觀燈乃為數僧引入房中置酒盛饌勉令其醉遂令宿于幽室遽殺其母而畱其女女不敢哀及半年三僧盡出其房後窻外乃是野地女因逼窻望之見一卒在地打竹因呼近窻下備語前事可急往某寨其將家報言可速來取我卒乃如其言往報之將官即密告報帥遂遣人報告本寺來日郡主自來齋合寺僧行人力亦齋本府自遣厨子排齋至是伺其坐定令每

二卒擒下一僧又令擒盡合寺僧行人力盡縛之即帥百十卒破其寺果得其女見又號慟遂縛三人并至首送所屬依法施行而毀其寺遂治諸髡此亦悟空寺相類况婦人遊寺院有何所益而與之遊狎者又可怪耳

嘉禾方千里一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乃作一令戲之曰古人是劉更生令人是張更生手内執一卷金剛經問你是卵生胎生濕生化生張更生還千里令云古人是馬千里令人是方千里手内執一卷刑法志問你要

五百里一千里三千里聞者莫不笑其切當也

韓彥古時為户曹尚書孝宗皇帝問曰十石米有多寡彥古對曰萬合千升百斗廿斛遂稱旨

世之巧宦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嘉定間士大夫有一戲論於從政云將仕皆得改官獨顔子孔門四科之首不得改官夫子曰回也不改顔子鑽錯了鑽之彌堅如何改官

豹隱紀談　周遵道

杜工部詩云髮短何勞白顏衰肯更紅鄭都官云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白太傅云鬢為愁先白顏因醉後赬陳后山云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語意相類必有定其優劣

阮郎中贈妓詞云東風捻就腰肢纖細繫的粉裙兒不起從來只慣掌中看忍教在燭花影裡更闌應是酒紅微褪暗蹙損眉兒嬌翠夜深着輛小鞋兒靠那箇屏風

立地石次仲詠妓趨庭陳狀云醉紅宿翠髻鬟烏雲墜
甞是夜來不得睡那更今朝早起春風弱柳腰肢㬹前
小立多時恰恨一番風雨想應濕透鞋兒
吳興之水晶宮不載圖經刺史楊漢公九月十五日夜
絶句云江南地暖少南風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樓
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後來林子中聞滕元發得湖
州以詩賀何洵直邦彦曰清風樓下兩溪春三十餘年
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主謫仙人因為故事

吳門風俗多重至節謂曰肥冬瘦年互送節物寓官顏侍郎度有詩曰至節家家講物儀迎來送去費心機脚錢盡處渾閒事原物多時却再歸

嘉定間平江妓送太守詞曰春色原無主荷東君着意看承等閒分付多少無情風雨恨又那更蝶欺蜂妬算燕雀眼前無數縱使簾櫳能愛護到如今已是成遲暮芳草碧遮歸路看看做到難言處怕去仙郎輕薄旌旗易歌襦袴月滿西樓絃索靜雲蔽崑城閬府便恁地一

帆輕舉獨倚闌干愁拍碎慘玉容淚眼如經雨去與住兩難訴或云是蒲江盧申之作

嘉熙四年正月吳制使潛貼黃奏臣竊見錢塘建都百有餘年以陰陽言之海門巽水早晚兩潮今沙漲潮塞未必非天啓國家以轉機大有為之會也況諜者所報多云金人為窺湖湘之計萬一不幸設有疎虞則去行扣邵陽袁撫衢信而已臣以為平池地勢充闊物産富厚他日可為臨幸之備蓋南斷長橋西阻松江北決江

湖之水以斷毘陵之路則不患無形勢因吳之饒則不患無穀粟囷江海亡命則不患無兵而又去江不遠可以係屬人心收召豪傑有進之形無退之跡欲乞試入聖抱須作區處當軸者不欲無故遷都戹而不行實中吳萬姓之幸也

楊誠齋詩云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内樓五更絕梆鼓交作謂之蝦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外方則謂之攢點云

淳祐改元正月十九日理宗皇帝駕幸太學御筆云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此三語為萬世之罪人豈宜祀孔子廟庭合與削去以正人心息邪說關係不小合議指揮有旨令國子監日下施行

徐叅政清叟微時贈建寧妓唐玉詩云上國新行巧樣花一枝聊插鬓雲斜嬌羞未肯從郎意故把芳容半面遮吳履齋丞相和新郎詞云可意人如玉小簾櫳輕勻淡抹道家妝束長恨春歸無尋處全在波明黛綠看

冶葉倡條渾俗比似江梅清有韻更臨風對月斜依竹看不足詠不足曲屏半掩春山簇正輕寒夜永花睡半欹殘燭縹緲九霞光裏夢香在衣裳縢馥又只恐銅壺聲促試問送人歸去後一奩花影垂金粟腸易斷情難續

景定三年三月差人化遺骸疏云死于道路可憐幽滯孫寃示以津塗大發慈悲善念莖之野則露手露脚送之歸則無主無家聚是衆骸付之一火佛能救苦乃做

看經道場鬼復為人別去超生好處噫三月落花人世界一川流水佛慈航

身嘗靜退緣知止心不傾邪畏好還葛文康詩也人有能味其言以養其志必無意外之慮矣

自來縣尉下鄉擾人雖監司郡守亦不能禁止邇來尤甚京口旅邸中有戲效古風雅之體作雞鳴詩曰雞鳴刺縣尉下鄉也雞鳴喈喈鴨鳴呷呷縣尉下鄉有獻則納雞鳴于塒鴨鳴于池縣尉下鄉靡有孑遺雞既鳴矣

鴨既羨矣鑼皷鳴矣縣尉行矣雞鳴三章章四句

天生好句未嘗無對俚俗之語得之為難栗齋詩話載二對一云死人身邊有活鬼强將手下無弱兵一云老手舊肐膊窮嘴餓舌頭今有一對亦可比擬如蘇油拌生菜呷醋咬陳姜石湖居士戲用鄉語云土俗以二至後九日為寒燠之候故諺有夏至未來莫道熱冬至未來莫道寒之語又夏至後一說云一九至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喫茶如蜜汁四九三十六爭向路頭宿

五九四十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七九六十三夜眠尋被單八九七十二被單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冬至後云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篳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路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納兩肩𮞶八九七十二猫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范公吳人不免用鄉語

悦生隨抄

賈似道

余老來觀書輙多遺忘暇日隨所披閱約而筆之寖盈編帙因鳌為百首題曰悦生隨抄起自國史傳以稗官小說而六經諸史不及也蓋經既熟于誦說正史又廣于流傳獨金匱石室之藏世不多見比歲叨典史局遂得悉累朝之制度典章諸臣之論議風節纂紀一集專用自娛乃若百家之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大槩非稍新于衆目則深會于余心去取之間此其義也至

于清談雅謔又所不廢譬之端坐燕席而優伶時一雜進聊以取坐中之一噱云半閑老人書

田景咸性鄙吝所至聚斂為務家財累鉅萬未嘗輙有與施每使命至惟設肉一器賔主共食之後罷鎮常忽忽不樂妻識其意引景咸徧閱囊儲景咸乃歡然自釋在邢州日供奉官王班者奉使至郡景咸勸班酒曰王班請滿飲典客遽白此使者姓名也景咸始悟曰何不素教我我謂王班是官爾聞者皆笑之

吳處裕性簡率發言多輕肆右金吾上將軍王彥昭告老得休致處裕嘗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昭七十便致仕人傳以為笑

張藏英涿州范陽人自言唐相嘉貞之後唐末之亂也藏英舉族數十口悉為賊孫居道所害時藏英年十六僅以身免後逢孫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為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捨而不問以備牙職藏英後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為關南都巡檢使使至則微服

攜鐵撾匿孫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於地齧其耳噉之遂擒歸設父母位陳酒肴縛孫居道於前數其罪號泣以鞭之臠其肉經三日剖取其心肝以祭詣官首服官為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為報讐張孝子

牛思進有膂力常以彊弩弓經於耳以手極前張之令滿又負壁而立令力士二人掫其乳曳之不動軍中咸異之

初李氏隨孟昶至京師太祖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母

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太祖曰歸蜀耳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倘得歸老幷土妾之願也時晉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平劉鈞即如母願因厚加賜賚及昶卒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生為因不食數日卒

石中立性疎曠少威儀好諧謔雖時面戲人人不以為怒知其無心為輕重及叅大政或諫止之中立曰詔書

云餘如故安可改人傳以為笑

王博文以吏事進多任繁劇為政務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

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胡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盜悉黥為兵

李顯忠之生其母數日不能娩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置旁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于蓐入以為異

吳僧法海作好惡詩一日萃成帙求余友人郟從事為序郟書曰師雖習西方之教頗司東魯之風因命為司東集然師之詩長于譬喻動有風騷昔唐小杜既為老杜之次今師又在小杜之下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寛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乏蒼古水泉多者無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予甞遊之信然在唐為裴晉公宅園園之中有湖湖中有堂曰四并堂名蓋不足勝蓋有餘也其四達而無

旁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于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塘陂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庵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之脩然者環翠亭也眇眇重邃犬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其大畧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其不可殫記者也

舅氏慈公遠好記異事一日遠來相訪言任丘縣友人

養惡犬甚猛羣犬莫能勝晚年既衰瘁為衆犬所嚙憤憒不食而死刳其心已化為石而膜絡包之似石非石色如寒灰重如磚瓦觀其脉縷真心也不知何緣至此然嘗聞人患石淋者皆旋細石瘕塊有刀斧不破者頃嘗見龍頸骨中髓皆是白石虎目光落地亦成白石星光氣也落則成石松亦成石蛇蠏蠶皆成石萬物變化不可以一槩斷耳目所不聞見者何限哉

頃在寧州真寧縣見牽羊教化者其羊胸前有右手抱

胸如人手有六指甲如羊頗長皆言前身為人因過惡至此縣令張元弼主簿尹良臣共疑之尹曰此無他人與羊交耳衆人皆釋然

黄巢令皮日休作讖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葢巢頭醜掠鬂不盡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譏也遂及禍

東坡言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為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

子儀以其骨塑之于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見于史也

鷹頃侍范蜀公公曰家中子弟連名百字幾乎尋盡生至于百發百中亦取以為名鷹曰輒有俚談可為一笑公曰何也鷹曰百靈百利百巧百窮必不取以為名也蜀公為之掀髯大笑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

嘗戒子瞻擇友子瞻曰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嘗就見之子由戒以口舌之禍及餞之郊外不交一談唯指口以示之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磨兜鞬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西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已及一云未亟不可得而詳也

温陵醫僧圓通大智禪師文宥善脉晚年不按脉望而

知之又臨終五七年隔垣而知之凡病人骨肉往問視之而知病者之候予問其故又曰以氣色知之茍其血氣同者憂喜皆先見古有察色然而未有隔垣而知亦甚異也

江南李氏後主嘗買一研山徑長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峰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為研及江南國破研山因流轉數十人家為米老元章所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

者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傍江一古基多羣木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研于是王昭彦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為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研山藏蘇子未幾索入宮禁矣

譚振言蔡京當國一日感寒振與數親客問疾見之後堂東閣中京顧小鬟令焚香移頃鬟不至振頗疑其忘之耶久之鬟復至白京云香已滿京云放鬟即去闈近北有若人捲簾聲者方至坐北一簾其蓬焞滿室如霧

京謂客曰香須如此燒乃無烟氣

八舅王彦舟侍郎嘗跋周昉韓幹畫人馬云天廐無瘠馬宫禁無悴容宜乎韓馬周人皆肥

唐傳載云時有鬻茶之家陶為陸羽之像置于煬器之間云宜茶足利也因目曰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荆芥穗為末以酒調下二三錢凡中風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是日順兜疾已革以酒滴水中調一服服之立

定真再生也

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栢枝玩之程頤為講官奏曰方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哲宗亟擲于地終講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歎曰怪鬼壞事吕晦叔亦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

齊東埜語　周密

理宗未祔議謚朝堂或擬曰景曰淳曰成曰允最後曰禮議既定矣或謂與亡金偽謚同且古有婦人號禮宗者遂擬曰理蓋以聖性崇尚理學而天下道理最大於是人無間言而不知理字析文取義乃四十一年王者之象可謂讖謚於天矣度宗初議謚或擬純字則謂有屯之象或擬實字則宗實乃英宗舊名或擬正字則有一止之嫌後遂定為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先是皇姊因

漢國長公主在先朝已謚端孝今與廟號上下字暗合豈偶然哉理宗生母全夫人謚慈憲殊不知偽齊劉豫母亦謚慈憲當時考不及此何耶

癸酉歲慶元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龔孟鍨為考官龔道出慈溪忽夢有人以杯湯飲之且作四字於掌中曉起便覺目視䀮䀮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一祖十三宗為十四宗於是舉子大鬨徑排試官房舍悉遭箠辱至有負笈而逃者龔偶得一兵負去而免劉制使

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道為首篇續撰其三久之始定於是好事者作隔聯云龔運幹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為第一道龔後為計使所劾明年秋度宗賓天於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襄樊自咸淳丁卯被圍以來土兵日增既築鹿門之後水陸之防日密又築白河虎頭及鬼關於中以梗出入之道自是孫城困守者凡四五歲往往扼關隘不克進

皆束手視為棄物所幸城中有宿儲可堅忍然所乏鹽薪布帛為急時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置蠟書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進援既至隘口守者見積草頗多鈎致欲為焚爨用遂為所獲於是郢鄧之道復絶矣既而荆閫移屯舊郢州而諸帥重兵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死士得三千人皆襄郢西山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久之得民兵部官張順張貴（軍中號張貴為矮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

都統皆有智勇素為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名中水峪立硬寨造水哨輕舟百艘三十人鹽一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或非本心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激思奮是歲五月漢水方生於二十二日稍進團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等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為殿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銳凡斷鐵絙攢杙數百屯兵

雖衆盡皆披靡避其鋒轉戰一日二十餘里二十五日黎明乃抵襄城城中久絶援聞救至人人踊躍氣百倍及收軍點視則獨失張順軍中為之短氣越數日有浮尸遡流而上被介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軍中驚以為神結塚斂葬立廟祀之然自此圍益密水道連鎖數十里以大木下撒星樁雖魚鱉不得度矣外勢既蹙貴乃募壯士至夏節使軍求援得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書以出至

椿若柵則腰鋸斷之徑達夏軍得報而還許以軍五千駐龍尾州以助夾擊刻日既定貴提所部軍點視登舟失帳前親隨一人乃宿來有過遭撻者貴驚歎曰吾事泄矣然急出或未及知耳乃乘夜鼓譟衝突新緪破圍前進衆皆辟易既度險要之地時夜半天黑至小新城敵方散遂以兵數萬邀擊之貴又為無底船百餘艘中立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出之奇也至鈞林灘將近龍尾洲遠

望軍船櫛櫛旗幟紛紜貴軍皆喜躍舉流星火以示之軍船見火皆前相迎逮勢近欲合則來舟北軍也蓋頁軍前二日以風雨驚疑退屯三十里矣北軍蓋得逃卒之報遂據洲上以逸待勞至是既不為備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支遂為生得至死不屈此是歲十一月十七日夜也北軍以四降卒輿尸至襄以示援絶且諭之降呂師文煥盡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塚為立雙廟尸而祝之以比巡遠明年正月十三日樊城破三月十

八日襄陽降此天意非人力也同時有武功大夫范大順者與順貴同入襄及襄之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漢誰肯降便死也做忠義鬼就所守地分自縊而死又有右武大夫馬軍統制牛富樊城守禦立功尤多城降之際傷重不能步乃就戰樓觸柱數四投身火中而死此事親得之襄州順化老卒參之衆説雖有微異而大意則同不敢以文害辭没其實因直書之以備異時之傳忠義者云

景定三年正月詔以魏國公賈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廟賈固辭遂以集芳園及緡錢百萬賜之園故思陵舊物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積翠回抱仰不見日架廊疊磴幽眇逶迤極其營度之巧猶以為未也則隧地通道抗以石梁傍透湖濵架百餘楹飛樓層臺涼亭燠館華邃精妙前揖孤山後據葛嶺兩橋映帶一水橫穿各隨地勢以構築焉堂榭有名者曰蟠翠古松雪香古梅翠岩奇石倚繡雜花挹露梅棠玉蕊瓊花

荼蘼清勝假山以上集芳舊物高宗御匾西湖一曲奇勛理宗御書秋壑遂初容堂度宗御書初陽精舍熈然臺砌臺山之椒曰無邊風月見天地心水之濵曰琳琅步歸舟早船通名之曰後樂園四世家廟則居第之左焉廟有記一時名士擬作者數十獨取平舟楊公棟者刋之石又以為未足則於第之左數百步瞰湖作別墅曰光祿閣春雨觀養樂堂嘉生堂千頭木奴生意瀟然生物之府通名之曰養樂園其傍則廖羣玉之香月鄰在焉又於西陵之外樹

竹千挺架樓臨之曰秋水觀第一春梅思剡船亭則通謂之水竹院落焉後復葺南山水樂洞賜園有聲在堂介堂愛此留照獨喜玉淵漱石宜晚上下四方之宇諸亭據勝專奇殆無遺策矣其後志之郡乘從而為之辭曰園圃一也有藏歌貯舞流連光景者有曠志怡神蜉蝣塵外者有澄想遐觀運量宇宙而遊特其寄焉者嘻使園圃常興而無廢天下常治而無亂非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誰能嗚呼當時為此語者亦安知俯仰之間

遽有荒田野草之悲哉昔陸務觀作南園記於中原極盛之時當時勉之以仰畏退休今賈氏當國十有六年諛之者惟恐不極其至況敢幾微及此意乎近世以詩弔之者甚衆吳人湯益一詩頗為人所稱云檀板歌殘陌上花過墻荆棘刺簷牙指揮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敗屋春歸無主燕廢池雨産在官蛙木棉菴外尤愁絶月黑夜深聞鬼車李彭老一絶云瑤房錦榭曲相通能幾番春事已空惆悵舊時吹笛處隔窓風雨剝

青紅

邇言志見　劉炎

炎十有九侍先君游臨川之泮覽荆公之宇遺老欷歔不忍道荆公之事近觀國史靖康之事北馬南牧輙先衛温公之冢温公見慕於北人荆公見棄於鄉黨二公學術於是可知矣

渡大江望金山緇衣環其上恍然非凡致也將纜舟而覽焉風利不得泊甫登儀真憇濵江佛廬有緇衣踵來問所從則金山也嘻子欲至而不可汝既至而不留何

也荅曰未至則以為世外之樂既至如窓中之蛾樂所樂松門竹區而有餘憂所憂金馬玉堂而不足方寸尚塵是以不樂金山之樂也

登西湖之孤山見所謂陳朝檜一枯一榮有稱子跣立其旁謂余言曰是檜幾百年矣榮者弗生枯者弗死又循坡而行見林和靖屏居之址存焉乃悟榮與凡木也等雖榮奚益枯與凡木也異雖枯奚損和靖之名猶是枯檜稱子之云殆警予也

游吳山翛然獨坐望海門二峯隱然如天闕潮來喧如
瀉天潰大舶高檣往來出没如泛天槎也又嘗游仙都
偃卧小舟仰觀天柱石純潔光潤如琢本末齊一如度
高插雲漢可五千尺其旁數石或如海舟檣或如太常
旗皆且千尺餘其四山石穴棲巖者繚深穹然如厦屋
跨水者擊之有聲逢然如鼉鼓夫觀錢塘江潮猶猛士
之肝膽決裂義士之怒髮衝冠觀仙都天柱猶直臣之
氣不撓不折社稷之佐拓地擎天為是而來游來游而

慨慕者幾何人至於西湖之上有所謂水樂園中闇作之也有朋命駕偕之泉激溜如岑蹄石累豢如飯砂游者駢肩接迹觀者嘖嘖詠歎至有游而忘歸歸而復游者何也務小智者忘大巧樂人僞者昧天成也孔子見大水必觀焉登泰山而小天下蓋不徒山水觀矣

或問錢塘江潮變化若神物司之曰地秉陰竅於山川山川通氣猶頂踵之氣血周流也水陰物也月為陰精潮為水波竅激氣通故潮隨月而消長

或問三皇而上謂之洪荒洪荒迨今僅逾三大紀天地開闢何其邇耶曰天限南北長淮荆榛昔嘗周游其間見流徙者土處童穉不窺烏巢殆與太古之俗無異乃悟天地開闢其來久矣凡經大變即洪荒也三皇而上文籍未全故其事闊略無傳後世楮筆便利故其事易考爾

或曰淮壖千里濵接魯鄧昔為輿區今為極邊夏風如焚冬風裂肌鳥獸交跡草木不蕃豈天地温厚之氣有

時而轉徙耶曰人者天地之仁也人之所聚仁氣聚焉人之所去陰氣積焉深山曠郊屯師百萬窮冬之候温然生春華堂大宇悄無人迹幽陰侵漙久則摧圮是皆於人之聚散占之爾

道桐江登釣臺見艤舟而登覽者袂相屬也慨慕者嘖嘖援筆而頌清風者不自知其喋喋楹楣壁崖長歌短章新陳稠疊終日閲而不足大抵名者欲棄名利者欲置利以從吾子陵游也解纜而東名利初心其孰能為

子陵故損毫末乃知自洛陽而桐江斯其所以為子陵由桐江而洛陽欲為子陵吾不信也

天下之善用兵者能使上下恩交如父子三軍戮力如兄弟必也復父兄之讐所向莫之敵矣

窮閻之下有對弈者施機運神如敵國然自旦達暮饑不知食渴不知飲勝則怡然負則愀然一勝一負所得漠然勝負無得饑渴有喪何以切切然哉勝心生也世之好紛競而角勝負者亦然其終未必有得而所喪亦

已多矣

步龍潭之洲見羣弋者睹杖頭金巧勝拙負不易其素既而標金十之巧拙之中勝負相半既而標金百之拙者或勝巧者或負勝負累其中則巧拙易於外也人能不以得失動其心則其素所有者莫能易矣

嘉泰之元有惠鳴鳩畜之庭或奮擲籠中不食而死或奮擲且食不死而瘠或馴伏自如食肥澤一日縱之死者已矣瘠者羽翼不全不克遠舉惟馴伏肥澤者一舉

而入乎蒼蒼嗟夫人在塵籠不順性命與安時俟命者
何獨不然

晰獄龜鑑　鄭克

向敏中丞相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携一婦人并囊衣踰墻出僧不寐適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强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忽墜眢井而踰墻婦人已為人所殺尸在井中血汙僧衣主人蹤迹捕獲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云與婦人姦誘以俱亡恐敗露因殺之投尸於井不覺失脚亦墜於

井贓與刀在井旁不知何人持去獄成皆以為然敏中獨以贓仗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但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固問之乃以實對如是密遣吏訪其賊食於村店有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讞決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妨彼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問某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往捕并獲其贓僧始得釋

錢治屯田為湖州海陽令郡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諶曰獄非錢令不可治問大姓得火所發狀及驗之疑里讐家物因率吏入讐家取狀合之悉是讐家即服曰火自我出故遺其跡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乃獲釋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媼二子漁於海俱亡媼與某氏為讐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水死乎雖果為讐所殺若不得尸則於法不可理高獨謂邑媼

有冤不可不為理也乃陰察讐家得其跡與約曰十日不得尸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尸至臨之皆殺也乃捕讐家伏法高乃端明殿學士襄之弟也

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强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因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筯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引服

蘇渙郎中知衡州時耒陽民為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為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某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為功尚何呼他人此必姦訊之而服

馬諒少保初以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有亡失官物者械繫妻子干連十百人諒一切縱去許其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

薛顔大卿知耀州有豪姓李甲者結客數十人號沒命

社或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鬬數年為鄉人患莫敢發顏至大索其黨會赦當免時杖甲流海上餘悉籍于軍范純仁丞相知河中府時錄事參軍宋儋年一日宴官罷以疾告是夜暴卒妾與小吏為姦也純仁知其死不以理遂付有司案治會儋年子以喪柩歸移文追驗其尸九竅流血睛枯舌爛舉體如漆有司訊問因言食鱉中毒有司曰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必非實情命再劾之乃因客散醉歸寘毒酒杯中而殺之此蓋罪人以儋

年不嗜鱉而為坐客所弄欲為他日翻案逃死之計爾

程顥察院初為京兆府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詐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左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年矣曰二十年遣取千錢視之謂曰令官所鑄不五六年則遍天下此錢皆爾父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與爾父遂服

張詠尚書知江寧府有僧陳牒出憑詠據案熟視久之

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翌日衆官聚廳下莫曉其故詠乃詰問為僧幾年對曰七年又問何故額有繫巾痕即惶怖服罪蓋此民與僧同行於道中殺之取其詞印戒牒自披剃為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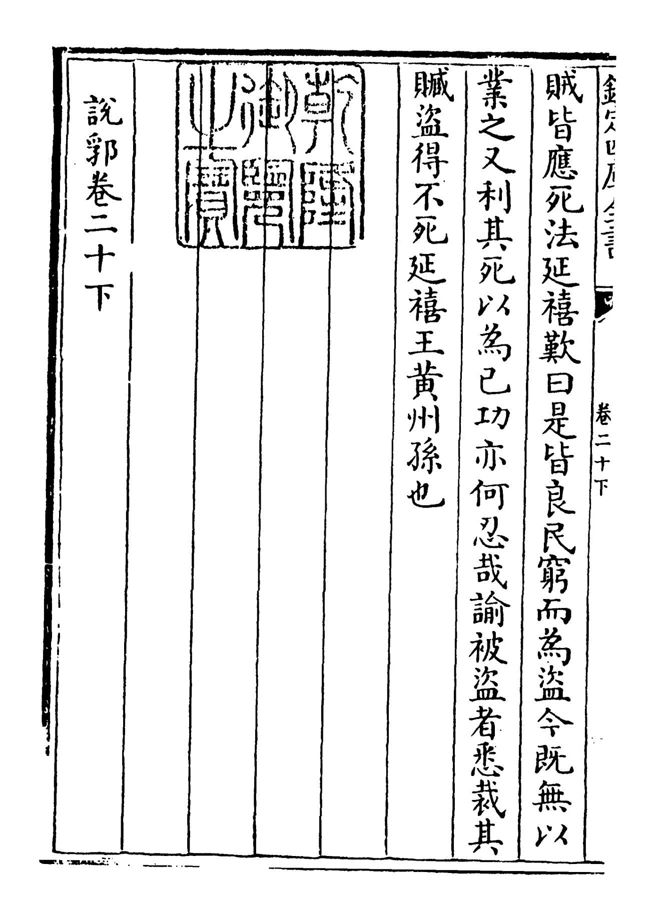
燕肅侍郎知明州俗悍輕喜鬬肅推先毆者雖無傷必加以罪後毆者非折跌支體皆貸之於是鬬者為息

葛源郎中初以吉州太和簿攝吉水令他日令始至猾吏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

則事常在吏矣源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訟不能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之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也悉捕劾致之法訟故以少

周沆侍郎嘗為河東轉運使自慶歷以來河東行鐵錢民多盜鑄吏以峻法繩之抵罪者日繁終不能禁沆乃命高估錢價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

王延禧朝議初為岳州沈江令歲饑盜起親獲十餘人



賊皆應死法延禧歎曰是皆良民窮而為盜今既無以業之又利其死以為己功亦何忍哉諭被盜者悉裁其贓盜得不死延禧王黃州孫也

說郛卷二十下